

那些光與影

生命書寫與閱讀

Those Lights and Shadows

Writing and Reading for Life

林佳樺 JIA-HUA LIN

台北市萬芳高中國文老師



「寫作類似煮湯。」這是教學現場我經常提醒學生的事。

煮一鍋湯必須先設定好味道，決定滋味是鹹辛酸辣哪一種？接著思考熬煮的湯頭想用清水或者高湯？

湯底定調了，再來便是斟酌食材種類及形狀大小、熬煮的文武火候及時間，這些都關係著成敗。有些大火一滾便能上桌，有些湯料如咖哩湯、麻辣鍋看似熬好、卻要靜置片刻等待熟成，讓湯料吃進時間與風味。

寫作便是如此，你得決定作品的味道是定調成甜蜜溫馨小確幸？或是嚐盡現實的酸苦湯頭？是書寫生活某個切片？或是對某事某人糾結了數年的濃郁高湯？這些生命素材，你想切成什麼形狀讓讀者品嚐？有時這鍋生命之湯一滾沸，當下舀出，食材未必與湯底融得你濃我濃，你必須靜置個半天或幾週，讓彼此能融合無間，過程中，密度輕的事件記憶會浮在湯面，有些人事心情則沉澱在鍋底。

最後，調味料的斟酌也是一大學問。生命這鍋湯，有人對於味道的拿捏似乎總是欠了一味？有可能是因為火候不足，也有可能是欠缺經驗；有些濃情宜淡筆，但學生寫來感情放了太多，顯得微膩；曾有個學生想寫新住民家庭經驗，但不知剪裁，鍋底的食材太雜，味道便顯得駁雜。

煮湯需要觀摩，一位大廚的養成是經過三、五

年的洗碗切菜才進階到掌鍋，最後媳婦熬成婆地晉升為調味的大廚，其間，從食材挑選、到滌洗、刀工、用火、調味都必須仔細觀摩，用視、聽、嗅、觸覺，去銘記聆聽、去感受大廚的料理祕訣，再經過自己努力不懈地練習。

因此寫作者熬出一篇篇佳作前，除了天才型創作者外，大多必須先觀摩，看看名家用什麼角度看待人我、處理生命中的果實與疤痕，如何不耽溺於甜蜜過往，對傷痛不流於發洩。

寫作教學的多年經驗，我觀察到學生最感困擾的是「文章不知如何寫起」。

有人說「我手寫我口」，這是較粗略的說法，「我口」在吐出言語之前，大腦得先組織。以上述「寫作類似煮湯」為例，我們得先在腦海裡列張熬湯清單：鍋底要雞豬牛或是昆布？湯料想要蔬蛋或海鮮？接著決定好調味品。這便是「架構」

在此分享三種極受學生喜歡、接受度高的「組織架構入門法」：「以物喻己的言志書寫」、「借物抒情散文」與「空間書寫」— 結合個人的地緣與生命，以自己的生活足跡融合過去至今時間的縱線深度，經緯交織，織出文章的立體與厚度。

以物喻己的言志書寫

寫作前的暖身運動 — 閱讀名家作品

寫作是重訓，練出思考的核心，吐出的文字、

段落才能有漂亮二、三頭肌、腹肌，而非軟趴趴的脂肪。

然而，我們不可能一進健身房便立刻能舉著十公斤的啞鈴猛練，必須先暖身舒活筋骨，否則一旦拉傷，下次再提筆也許是數月之後。因此我們要做的暖身便是先選出經典的詠物詩或文，讓學生反覆閱讀，思考其中意涵，並擬定問題讓學生討論，例如紀弦的詩作。

• 紀弦〈狼之獨步〉

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。
不是先知，沒有半個字的嘆息。
而恆以數聲悽厲已極之長嘯
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，
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；
並颯起涼風颯颯的，颯颯颯的：
這就是一種過癮。

我會讓學生討論詩中的「狼」具有哪些特質？詩人如何描寫「長嘯」？它產生的效果為何？探討作者藉著「狼」比喻自己何種特質？對作者的意義為何？

畫圖時間

接著發給每位學生一張 B4 白紙，請他們用彩色筆畫出一台最能夠「表達自己特色的車」。計時 6 分鐘。然後請 3 至 4 位學生上台，用自己畫的車子自我介紹，以「我像～～車」當開頭，要說明車種及為何選擇這種車子的原因。(圖 1 至 3)

寫作

隔天，每位學生須繳交一篇 500 字以上的散文。以下列舉幾篇學生的作品。

• A 學生〈越野車〉

一輛輛越野車在場道上奔馳，一個個從我身旁呼嘯而去的身影，選手們眼裡只有終點線。

我急踩油門，全力衝刺，周遭吶喊、搖旗聲雷鳴般地鼓動全身的心跳與血液，在最後一刻，輪胎卻因胎壓過高不慎引爆。

每輛車都背負著選手與觀眾的期待，多少時光，他人在休息玩樂，騎手與車在赛道上一次又一次地訓練肌耐力和速度，挑戰自己的體力極限，與他人、路上坑洞及風雨拚搏。



即使這次落敗，我還是會扶起龍頭重新運轉，為了證明自己可以，也是為了戰勝過去的自己。

• B學生〈小綿羊〉

我每天不停地發動，即使身體老舊，零件有時要進廠維修，仍是不分晝夜操練了千萬次。我沒有遮風擋雨的車篷，車身經年累月地磨損剝蝕，但為了主人，我仍是咬牙、默默地付出。

無風無雨時，我全身仍是感受到滴滴水珠，那是主人的汗水與淚。我能做的，是加足馬力，陪他經過坡道山谷與路段。

借物抒情散文

對於記「物」散文，寫作面向大約有兩類：一是「單純詠物」，另一則是「借以詠懷抒情」。我比較偏好後者。散文是作者的身分證，藉由事物表達自己的觀點、情思，是與讀者交流最直接的媒介。

例如 112 年大學學測國寫第二題改寫自蔣勳《給青年藝術家的信》，要考生以「花草樹木的氣味記憶」為題，透過某事，喚起人們的記憶和感受。

寫作者通過對物的描寫，讓情感自然地融於物中表達出來。不只是描寫「具象」之物，更要能寫進物「背後」的體悟與深層意涵。

寫作課堂，進行方式有列步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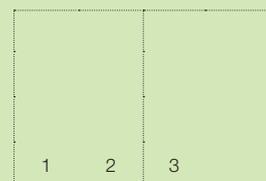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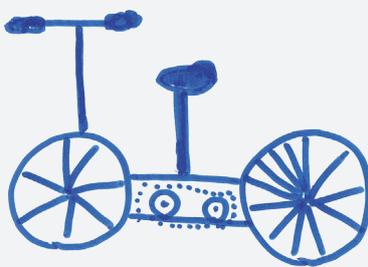
閱讀名家作品

我會先印幾篇名家優秀作品讓學生閱讀，討論作者藉由此物表達什麼象徵及情思。如琦君的〈髻〉一文，「髮」象徵「愁絲」，而梳成的「髻」是「髮結」，象徵母親與姨娘、甚至父親、作者本身內心愛恨糾纏的「情結」。

再如琦君〈一對金手鐲〉：「我心中一直有一對手鐲，是軟軟的十足赤金的，一只套在我自己手腕上，另一只套在一位異姓姊姊卻親如同胞的手腕上」，作者與同年同月生的異姓姊妹阿月，雖同在一個懷抱中吃奶、共有一對金手鐲，卻因家庭身世完全不同，際遇因而有了天壤之別。文中阿月嘆了口氣說：「你真命好去上學，我是個鄉下女人。媽說得一點不錯，一個人註下的命，就像釘下的秤，一點沒得翻悔的。」

腳踏車

- (1) 自己一個人
- (2) 較慢



- 1 廖國安同學畫的是「有氣無力車」。
- 2 陳怡安同學畫的是「衣櫃車」。
- 3 陳柏禎同學畫的是「腳踏車」。

作者在文中認為「命好不好是由自己爭的」，阿月的想法則是「怎麼跟命爭呢？」作者以「一對金手鐲」為象徵物，由此引發層層對照：雙方家庭環境的差異、受教育與否的差異及為妻為母角色的差異等，由此見證了人生的無奈。

接著我會再介紹張亦絢《感情百物》一書，書中作者寫出對生命中 100 個物件的感情、想法。物件有些常見，如眼鏡、OK 繃、小鈴鐺、迷你指甲剪；也有某些本來不起眼的東西，卻因為時間的因素而逐漸獨特。選物的標準無關有用無用，重要的是「關於感情，它們可以說些什麼？」作者通過對物的描寫，讓情感自然地融於物中表達出來，不只描寫具象之物，更能書寫對於物件的抽象體悟。

例如書中有篇〈換季與高領〉：

年紀很小的時候，一年當中，會有一天，母親宣布：「今天開始要穿高領了。」通常那是深秋的某一日。等到或許是我八歲那年，我自己也懂得觀察氣溫，在天氣漸漸轉涼的時候，就開始等待「宣旨」。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了，不知道母親是忘記或是心不在焉，始終沒有如往年那般，給出「高領開始」的手勢。

作者納悶的同時，也自我反思：不等媽媽宣示好了，天氣冷，自己就應該懂得如何穿衣。於是作者自己決定開始穿高領，領悟到「原來我已經不需要大人告訴我穿高領的時刻，自己就能判斷並且決定」——就如成年儀式般，留在我的心底。

用「高領」來寫「長大」這件事，具體指涉抽象意境，極有新意。

將想寫的物品拍下來或畫出來

寫作課堂，我要學生在白紙上畫出記憶中印象最深的物品，或者事先用手機拍下來。之前有幾次經驗是學生想拍、或想畫的事物太多，我便限定主題是「衣物」，無論是圍巾、皮帶、衣裙帽子均可。（圖 4 至 6）

寫作

學生依圖畫或照片寫出「物」的特性，先「整體」再「部分」，可以由大而小、由遠而近、由外而內，最後聚焦在物的「某個定點」，將它「特寫」，運用各種修辭技巧如摹寫、轉化、譬喻等生動地描繪，突顯其特色，接著表達對「物」的感受。例如這項物品關連到生命中的某人，便可藉此帶出自己與對方的故事——這部分最重要，如果只是純粹描寫物而沒有個人的想法，那不過是對物體進行照相、如實地拍攝而已。

試舉學生的佳作兩篇。

• 林品妍〈書法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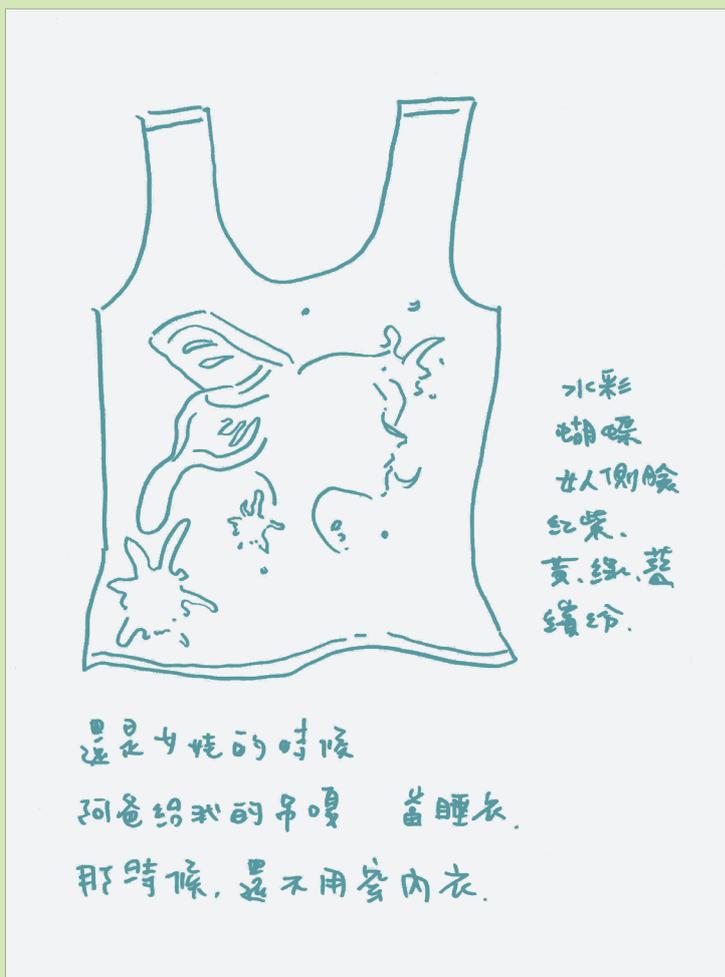
放好鎮紙、架上毛筆、攤開墊布，這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。日復一日地寫著，只要一拿起筆，總覺得枯燥乏味，渾身不對勁，彷彿毛筆在抗拒著我。

國小三年級開始的書法課，因為我寫得不錯，老師詢問是否可以中午留下來練習？當時毫不猶豫就答應了，心裡想的卻是「耶，可以不用睡午覺。」不料卻是惡夢的開始，每天早上和中午的魔鬼訓練，雖然艱辛，但因為有朋友的陪伴，還是堅持了下來。

國中時，一起學書法的同學各自分飛，只剩我一人孤零零地寫那冷門的藝術，彷彿全世界都背叛我一般。我索性不寫了。

之後的每一場比賽，報名了，但榮譽榜上卻找不到我的名字。從國小時期的百戰百勝到屢戰屢敗，心想，是青春期的因子在作祟吧。為了戰勝它，我試著找回當初的熱忱重拾毛筆。努力許久後，在某場比賽中驚見得獎名單竟然有我的名字，莫非是鼓舞我的動力，領悟到：書法是冷門的藝術，因為冷門，只要自己持續不懈，便可找到其中之美。

國中時，青春期的躁動悄悄地萌芽，使我放下手中的毛筆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體會到，戰勝它，便可為自己開一扇窗，踏上鮮少人走的一條路。



4 陳怡安同學畫的是兒時爸爸買給自己的背心。



5 有位同學帶的是奶奶親手縫給自己的脖圍。



6 作者林佳樺一件很合身的西式裝背心。

• 林佳樺〈量身〉(2019 台中文學獎散文二獎)，則是由一件極合身的白色背心發想：(圖 6)

小時母親談到她的身材薄肩命勞時，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孝順，曾幾何時，竟厭煩她的叨唸。我刻意走到她個性的對立面，她則極力把我拉回原本軌道。我穿著的布料樣式、顏色、大小、剪裁都由母親決定，打版時，我看見寫著我身形數字的樣版，被裁切成片，再縫起。

母親對我未來的對象、走的路也是再三斟酌衡量，我選的人、做的夢，她都能挑出缺點……

「衣服」在這裏象徵母親對女兒的期望。我藉著「量身裁衣」描寫母女兩代命運的複製與變化，以及上一代套在女人身上的枷鎖與束縛，比喻婉而諷。

空間書寫

「空間寫作」不能只是將此地的地理位置及歷史文化作個介紹而已，那是旅遊介紹，而非文學創作。文學上關於空間地景書寫，重點「不是地」，而是「與地相關的人」，哪些人生活在這塊土地？其間發生何事？這件事對相關的人事產生了什麼影響？

課堂上，空間寫作的教學進行如下：

先閱讀名家作品

我會先介紹作家洪愛珠〈老派少女購物路線〉一文。

這篇文章的「老派少女」指作者家族中的祖孫三代女性——外婆、媽媽以及作者，主場景是三



7 巫宣緩同學畫的是新北中和往小學和菜市場的路。
8 廖國安同學畫的是家樂福、菜市場、五金行以及豆花、薑母鴨、滷味等攤位。

代少女的「心靈故鄉」：大稻埕、迪化街及永樂市場。文中開頭提到由於媽媽重病，想吃春捲，作者因此來市場採買，描寫市場中幾間自小熟悉的店家的地理位置及特色，文末作者感嘆：

「行經大稻埕許多年，在百年建築群裡穿梭、老舖裡吃飯、買兒時食物，將自己藏匿於飛速時代裡的皺摺縫隙裡，以為可以瞞過時間，但事與願違。」「外婆走了十年，以為會陪我許久的媽媽，刻下也正在分秒轉身，恍惚間他們鬆手，長長的百

年的大街上，四顧僅餘我一人。」

地景中，帶出了人事萬變的無常。

創作前的暖身 — 畫出某條街道的地圖

請學生在白紙上畫出從小至今印象最深的一條街道。先畫出全景，標出空間中的店面或景點，最後聚焦在街道中自己印象最深的某個點，說明為何對此地念念不忘的原因，並且帶出自己與此地的故事。(圖 7 至 8)

寫作一 看地圖、寫生活

散文重在立其「誠」，是和讀者搏感情的文體，下筆時宜坦誠，遮掩保留是寫不好散文的。

這種題材的書寫多半會與懷舊相關，我極擔心作品會出現一堆「親人死亡潮」。部分學生坦承「將人寫死」可以賺人熱淚、搏得高分；部分學生的理由是現實中「仍然存在的人事物」不知道如何下筆，那乾脆寫「已經不存在的人事」吧。

總的來說，多數學生真正的困難點是「不知道怎麼寫」，一來是五感沒有完全打開，另一個原因是和此地有關的傷口太痛了，傷疤還在，所以難以下筆。

對於難以書寫的痛，我是和學生這麼說：「比『說什麼』，更重要的是『先自問：要不要寫？』」幾經思索、仍是執意寫下來，那麼「再去想如何寫」。因為寫作最重要的是面對自己。

那麼如何用自己繪製的街道地圖書寫所思所感呢？無非是「看圖說故事」。

學生看著自己畫出的街道，先詳述地理位置，接著聚焦在畫面中最有感覺的地點，敘述為何對此地念念不忘？有什麼故事呢？例如圖8中，學生講述自己曾在畫面中某家餐飲店打工，某天打工日恰巧排休，而離家多年的母親竟然來訪，心心念念的生母就這樣和作者錯過了。

現舉兩篇學生的作品。

• 劉衍耀〈上海的前塵舊憶〉，書寫小時對上海的印象，寫出難以忘懷一家老麵攤的滋味：

廚房不時傳來摔擊聲響，一次、兩次、三次……直到麵團被甩成一絲絲條狀，放入蔥段、牛肉塊……這道回憶無窮的料理是以前外婆家社區門口蘭州拉麵店的招牌，店面不在蘭州，而是位於中國的東方明珠——上海。

上海位於長江三角洲附近，是海岸線的中點，集經濟、金融、貿易、航運、商業為一體的大城，但我在乎的不是這些，而是一家不起眼的麵店……外婆每天都帶我出門走走，某天在自家社區門口發

現這家拉麵店。

接下來作者寫這家小店的好滋味、好時光，然而不久後自己被父母接回台灣，只能與外婆及店家告別。

• 郭昱辰〈老村落〉，書寫父母的老家雲林，以記憶中的雲林鄉下空間為線索，寫它的今與昔：

雲林，一個知道但也僅僅是知道的地方，說特產好像也只能說出花生醬和醬油而已。父母的家鄉在雲林某個村落，在一個便利商店都不便利的小地方，「鳥不生蛋」應該是最適合它的形容詞。然而對於從小生長在繁忙都市的我來說，這種寧靜剛剛好，一旦回到爸媽老家，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鬧鐘，而是隔壁的狗吠，我起床後就逛逛村落，看看風景，聽老人家講古，度過一天。

整個村落老人為多，它曾是我的最愛，但現在成了我不想細談之地，看著路邊空蕩蕩的房子，想著它的過往，這些曾經住著的鄰居已經成為一個個老翁老婦，村落則是雜草叢生。它最好的結果應該是被收購、開發，最不堪的命運不過是成為一個空村罷了。那不是我所樂見的，但我卻無能為力。

寫出了熟悉的村落的今昔之變，表達無奈之嘆。

如此有個地圖在前，學生便能按圖索驥，「看圖」說出「記憶中的空間」，由這個空間帶出內心潛藏的感情。我看到學生這一批作品有些內容幾乎直書無隱，有人書寫在某地遭生母遺棄，有人寫在某間診所治療身心疾病，有人坦露中學時學校的高壓管理，表達反抗教育牢籠的心聲，有人則是恐懼地回想起自己在班上慘遭霸凌，未成年、應該是單純的校園裡，自己覺得行走在煉獄。

結合了地、人、時、事的空間書寫，學生挖出了許多深藏的、未曾向家人吐露的記憶，每一篇作品都在向國文老師坦露他們的心。

(本文圖片攝影：林佳樺)